



多伦多学员参加圣派翠克游行 大陆游客赞叹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十七日，加拿大多伦多迎来了第二十六届圣派翠克节游行，天国乐团连续七年应邀参加了这一年一度的盛大游行。

今年的游行有七十多个团体参加，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左图）和腰鼓队（右图）是游行中仅有的华人团体，队伍整齐，乐曲振奋，与市民同乐，沿途受到观众赞赏。游行路线穿过多伦多 Bloor St. 和央街及市政府，加拿大 CP24 电视台现场直播。

当天虽然天气寒冷，但阳光灿烂，低于摄氏零度的寒冷天气并没有影响多伦多市民观看游行的热情。七十多个游行队伍，超过两千人参加了游行。吸引了约三十万市民驻足观看。

天国乐团和腰鼓队是仅有的华

人组成的游行方队，给游行总指挥布莱恩·法莫留下了深刻印象。法莫先生说：“我觉得真的很精彩，很高兴能看到，在游行的路两边，有很多中国人，他们鼓掌、拍照、喝彩，很精彩。”他表示法轮功为社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知道法轮功在中国是受迫害的，但在加拿大是受欢迎的，所以他们七年都参加了圣派翠克节游行。

一位年轻华人女士穿着一身桔黄，戴着很多绿色装饰品，象一株黄花绿叶，朋友不停地在给她照相。当看到打着“法轮大法”横幅的天国乐团过来时，她欢呼着说：“看，法轮功！好多华人啊，赶紧给我拍照。越多越好。”拍完后，她对记者说：“我姓叶，

从大陆出来旅游的。你知道吗？我在香港看到法轮功，到欧洲看到法轮功，在这又看到了，法轮功真的全世界都有耶，还特别多人。今天的游行也是法轮功人最多，队伍最长，阵势最大。我真高兴，到哪都看到他们。很遗憾，只有在中国看不到。”

来自北京的伍女士和先生带着孩子观看游行，伍女士说：“刚到海外二个月，就看到这么大的游行，特别是看到法轮功的队伍在海外这么美好的展示，真的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伍女士和先生都表示在这自由的国度，一定会上网多了解法轮功。◇

专家台湾疾呼 制止中共活摘器官

【明慧网】《国家掠夺器官》(State Organs)一书去年问世以来，国际社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多国医学界也发起联署制止迫害。2013 年 2 月底，台湾医界与卫生署举办国际研讨会，邀请该书作者群参加，包括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加拿大赫尔辛基观察组共同主席暨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医务主任徐建超医师等人。专家们莅台演讲一星期，协助推动台湾相关立法，其间台北市律师公会通过了国际上首份律师界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声明书。

2 月 27 日，五位专家共同前往台湾立法院作证，立法委员支持管制境外器官移植。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表示，七年来，中共在受到强烈谴责下



端出禁止器官买卖法条，却加大掩盖器官来源。麦塔斯直言，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其实不减反增。麦塔斯呼吁，台湾政府及国会应立法或修法禁止成为跨国界、强摘器官罪行共犯及使用死刑犯器官。

翌日台湾四大报都予以刊登讨论，强调卫生署已在会上透露，最快 7 月份将施行境外器官买卖中介判刑处罚。中央广播电台、

TAIPEITIMES 也聚焦讨论《国家掠夺器官》作者群在台湾的演讲活动。

请您思考：文革中批判孔子时，全面灌输孔子的思想如何害人、却不许人们看到原文去自己分辨；今天，中共毁掉一切法轮功资料，严密封锁网络，不让人们自己去看看《转法轮》一书、自己做判断。

文革中，国家主席一夜间“铁证如山”地变成“叛徒、内奸、工贼”。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各种自杀、杀人怪事突然在媒体上层出不穷。

中共害怕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就是怕谎言和暴行被揭穿吗？在中共高压下，为何有那么多人坚持修炼法轮功、坚定如初？为何中共不敢让人们听听他们的声音呢？

丈夫被迫害致死 哈尔滨呼兰区杜秀英再遭非法劳教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二月一日】

我是哈尔滨市法轮功学员杜秀英，我是一九九八年下半年幸运得法的。得法前由于身体不好，先后做过三次手术，脾气也不好，经常和丈夫打架，张嘴就骂人。神奇的是，我看了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讲法录像后，三天就不再骂人了，一点点的身体也好了。我真切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美妙。

一、坚持信仰“真善忍”做好人，被非法劳教

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日，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发动了对法轮大法修炼者的残酷迫害。我因不放弃修炼，两次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被绑架后又被劫持到哈尔滨万家劳教所，非法劳教一年。

二、丈夫于怀才被迫害致死



于怀才遗像

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份，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一直把我视为重点跟踪对像，企图绑架迫害我。因我走脱绑架未成。二零零六年十一月十日，哈尔滨呼兰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姜继民、国保大队长陈兆林，指使国保大队警察颜庭辉、许兴武等人，将正在往食杂店推销面包的丈夫于怀才无辜绑架并非法拘留十天，并跟我婆家人讲：“根本没想抓你儿子，目的是让你儿媳妇回来换他。”二零零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丈夫于怀才被放出（非法拘留期满）。由于绑架的当天我丈夫于怀才的钥匙和送面包的一千多元货款被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陈兆林他们扣压。所以，放出后的第二天，于怀才到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去要被扣压的钱和钥匙。呼兰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长陈兆林和教导员陆文学说：“你还敢上来要钱？！你别回去了。”就又把于怀才关押到呼兰区看守所，并无故劳教一年。于怀才在看守所绝食抗议，呼兰区看守所将于怀才

关押到哈尔滨市公安医院。二零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警察将于怀才送哈尔滨市长林子劳教所，因身体检查不合格，劳教所拒收。这样，又把于怀才拉回到呼兰区看守所关押。呼兰区看守所所长王才等人欺骗于怀才说放他回家，让他吃饭。结果，第二天再次被送劳教所。

二零零七年三月末，家属到医院去看望，只见一米八六的个头，原体重二百多斤的于怀才被迫害的骨瘦如柴，体重已不到一百斤，大小便失禁，生活不能自理，嗓子嘶哑，发不出声来。原本方形的脸已变形，又大又长，不堪入目。我女儿看到眼前的爸爸，惊吓的大哭着跑了出来说：“这不是我爸爸，他的脑袋那么长？”不知什么原因造成的，于怀才的手不停的往墙上摔打，手背被摔打的血肉模糊。此时，于怀才已生命垂危，可还戴着刑具手铐和脚镣。后经家属强烈抗议，才将手铐、脚镣解下。于怀才的哥哥见他总是往墙上摔打，手已经摔坏，就给他戴上手套，不一会就粘在了一起。于怀才已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了，劳教所仍拒不放人，几天后含冤离世，年仅四十三岁。

于怀才被迫害致死，劳教所在死亡证明上公然伪造了几种病名，让于怀才的哥哥于怀富签字。于怀富不签：“我弟弟于怀才根本就没有病，是你们给害死的！”官方威胁、恐吓家属：“签也得签，不签也得签，不签照样火化。”这样，于怀才的尸体被草草的火化，在“六一零”的参与下注销了户口。凡是参加葬礼的人不许带手机，不准照相。

三、再一次遭劳教迫害

丈夫于怀才被迫害致死，我四处躲避。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份，我和同修在呼兰区许卜乡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构陷，再一次遭绑架。被呼兰区公安分局送劳教一年半。二零一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我被送往哈尔滨市戒毒所，由于身体原因拒收。把我拉回呼兰区看守所，第二天，呼兰区看守所的所长宋长河给万家医院院长送礼，不让

医院说我有病。就这样，我又被送进前进劳教所。

入所后，劳教所王敏（队长）和刘畅（副队长）拳打脚踢，把我的胳膊象拧麻花一样背到后边，按着我的手指往一张白纸上按手印。我不配合，王敏接连打了我几个嘴巴子，把脸都打坏了，刘畅还侮辱我。

劳教所的吃住条件极差，每天强迫做奴工，薅草、喂猪、喂鸡鸭鹅、撮猪屎等，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二零一一年五月，劳教所搞“攻坚战”，所长、队长签字，保证达到百分之百的“转化率”，并与奖金挂钩。三个警察包一名法轮功学员，“转化”不了扣工资。一时间，整个劳教所在恐怖之中。先是劝说“转化”，不成接下来是威胁、羞辱、罚蹲、不准洗漱、不许上厕所。我被罚蹲了四、五天，晚上有一宿蹲通宵。有一天在喂养厂干活时，天下雨了，我们三个人在一起躲雨时，说几句话，被大队长王敏听见，授意下班张艾辉队长及班长惩罚我。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又一轮残酷迫害开始了。劳教所层层下令逼迫法轮功学员诬蔑大法，用以证实劳教所“转化”成功。上午九点多，队长王晓伟把我找到二楼，让我按她们说的话去说。我回答不能说，因为我师父从没骗过我，他教我按“真善忍”做好人，所以，我不能说假话。王晓伟用各种方式哄骗、威胁我，她看我不从，拽起我的脖领子，把我薅到三楼，给我戴上手铐挂在床上，让我蹲着，由警察王美英看着。过了一会，王晓伟拿着一根电棍进来，薅着我的头发把我拽起来，气急败坏的用电棍电我。我躲开了电棍，她又让我蹲。此时，我听见了隔壁房间同修的惨叫声。我被罚蹲了六个多小时。全身抽搐、颤抖、麻木，不能动弹。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朦胧中有人说话，说心脏正常。原来说话的是医生汪美琪。此时，我全身瘫软，手脚冰凉。直到晚九点多钟，才由两名警察把我扶回监室。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遭受的迫害不胜枚举，而且迫害还在持续。◇